

三蘇先生文粹

三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

老泉先生



上田樞密



天之所以與我者夫豈偶然哉堯不得以與丹朱舜不得以與商均而瞽叟不得奪諸舜發於其心出於其言見於其事確乎其不可易也聖人不得以與人父不得奪諸其子於此見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偶然也夫其所以與我者必有以用我也我知之不得行之不以告人天固用之我實置之其名曰棄天自卑以求幸其言自小以求用其道天之所以與我者何如而我如此也其名曰棄天棄天我之罪也棄天亦我之罪也不棄不棄而人不我用不我用者之罪也其名曰逆天然則棄天棄天者其責在我逆天者其責在人在我者吾將盡吾力之所能為者以塞夫天之所以與我之意而求免乎天下後世之譏在人者吾何知焉吾求免夫一身之責之不暇而暇為人憂

蘇一

一

不四二

刻正

乎哉孔子孟軻之不遇老於道塗而不倦不愠不怩者夫固知夫責之所在也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之不足相與以有為也我亦知之矣抑將盡吾心焉耳吾心之不盡吾恐天下後世無以責夫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而彼亦將有以辭其責也然則孔子孟軻之目將不瞑於地下矣夫聖人賢人之用心也固如此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貧賤如此而富貴升而為天沉而為泉流而為川止而為山彼不預吾事吾事畢矣竊怪夫後之賢者之不能自處其身也飢寒窮困之不勝而號於人嗚呼使吾誠死於飢寒窮困耶則天下後世之責將必有在彼其身之責不自任以為憂而我取而加之吾身不已過乎今洵之不肖何敢以自列於聖賢然其心亦有所不甚自輕者何則天下之學者孰不欲一蹴而造聖人之域然及其不成也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千金之子可以貧人非富人之非天之所與雖以貧人富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天子之宰相可以生人可以殺人非天之所與雖以生人殺人之權求一言

之幾乎道不可得也今洵用力於聖人賢人之術亦已久矣其言語其文章雖不識其果可以有用於今而傳於後與否獨怪其得之不勞方其致思於心也若或起之得之心而書之紙也若或相之夫豈無一言之幾乎道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而不得者一旦在己故其心得以自負或者天其亦有以與我也曩者見執事於益州當時之文淺狹可笑飢寒窮困亂其心而聲律記問又從而破壞其體不足觀也已數年來退居山野自分永棄與世俗日踈闊得以大肆其力於文章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清深孟韓之溫淳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嚮無不如意常以為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為迂鼃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為詐有二子之才而不流者其惟賈生乎惜乎今之世愚未見其人也作策二道曰審勢審敵作書十篇曰權書洵有山田一頃非凶歲可以無飢力耕而節用亦足以自老不肖之身不足惜而天之所與者不忍棄且不敢棄也執事之名滿天下天下之士用與不用在執事故敢以所謂策二道權書十篇者為獻平生之文遠不可多致有洪範論史論七篇近以獻內翰歐陽公度執事與之朝夕相從而議天下之事則斯文也其亦庶乎得陳於前矣若夫其言之可用與其身之可貴與否者執事事也執事責也於洵何有哉

上歐陽內翰

內翰執事洵布衣窮居常竊有歎以為天下之人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肖故賢人君子之處於世合必離離必合往者 天子方有意於治而范公在相府富公為樞密副使執事與余公蔡公為諫官尹公馳騁上下用力於兵革之地方是之時天下之人毛髮絲粟之才紛紛然而起合而為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魯無用之身不足以自奮於其間退而養其心幸其道之將成而可以復見於當世之賢人君子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富公北執事與余公蔡公分散四出而尹公亦失勢奔走於小官洵時在京師親見其事忽忽仰天歎息以為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為榮也既復自思念往者眾君子之進

於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聞之今之世無復有善人也則已矣如其不然也吾何憂焉姑養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傷退而處十年雖未敢自謂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曾中若與曩者異而余公適亦有成功於南方執事與蔡公復相繼登於朝富公復自外入為宰相其勢將復合為一喜且自賀以為道既已粗成而果將有以發之也既又反而思其嚮之所慕望愛悅之而不得見之者蓋有六人焉今將往見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則又為之潸然出涕以悲嗚呼二人者不可復見矣而所恃以慰此心者猶有四人也則又以自解思其止於四人也則又汲汲欲一識其面以發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又為天子之宰相遠方寒士未可遽以言通於其前而余公蔡公遠者又在萬里外獨執事在朝廷間而其位差不甚貴可以叫呼扳援而聞之以言而飢寒衰老之病又痼而留之使不克自至於執事之庭夫以慕望愛悅其人之心十年而不得見而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則四

人者之中非其勢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執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竊自以為洵之知之特深愈於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為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鼈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踈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閑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為一家之文也惟李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態陸贄之文遣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而執事之才又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夫樂道人之善而不為諂者以其人誠足以當之也彼不知者則以為譽人以求其悅已也夫譽人以求其悅已洵亦不為也而其所以道執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執事之知其知我也雖然執事之名滿於天下雖不見其文而固已知有歐陽子矣而洵也不幸

墮在草野泥塗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粗成欲徒手奉祀尺之書自託於執事將使執事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哉洵少年不學生二十五歲始知讀書從士君子遊年既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厲行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己同列者皆不勝己則遂以爲可矣其後困益甚然後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己大異時復內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者由是盡燒其曩時所爲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矣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爲是也近所爲洪範論史論凡七篇執事觀其如何嘻區區而自言不知者又將以爲自譽以求人之知己也惟執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

再上歐陽內翰

內翰諫議執事士之能以其姓名聞乎天下後世者夫豈偶然哉以今觀之乃可以見生而同鄉學而同道以某問某蓋有曰吾不聞者焉而況乎天下之廣後世之遠雖欲求其騁躡豈易得哉古之以一能稱以一善書者愚未嘗敢忽也今夫羣羣焉而生逐逐焉而死者更千萬人不稱不書也彼之以一能稱以一善書者皆有以過乎千萬人者也自孔子歿百有餘年而孟子生孟子之後數十年而至荀卿子荀卿子後乃稍闕遠二百餘年而揚雄稱於世揚雄之死不得其繼千有餘年而後屬之韓愈氏韓愈氏歿三百年矣不知天下之將誰與也且夫以一能稱以一善書者皆不可忽則其多稱而後書者其爲人宜尤可貴重奈何數千年之間四人而無加此其人宜何如也天下病無斯人天下而有斯人也宜何以待之洵一窮布衣於今世最爲無用思以一能稱以一善書而不可得者也況夫四子者之文章誠不敢冀其萬一頃者張益州見其文以爲似司馬子長洵

不悅辭焉夫以布衣而王公大人稱其文似司馬遷不悅而辭無乃為不近人情誠恐天下之人不信且懼張公之不能副其言重為世俗笑耳若執事天下所就而折衷者也不知其不肖稱之曰子之六經論荀卿子之文也平生為文求於千萬人中使其姓名髣髴於後世而不可得今也一旦而得齒於四人者之中天下烏有是哉意者其失於斯言也執事於文稱師魯於詩稱子美聖俞未聞其有此言也意者其戲也惟其愚而不顧日書其所為文惟執事之求而致之既而屢請而屢辭焉曰吾未暇讀也退而處不敢復見甚慙於朋友曰信矣其戲也雖然天下不知其為戲將有以議執事洵亦且得罪執事憐其平生之心苟以為可教亦足以慰其衰老唯無曰荀卿云者幸甚

三上歐陽內翰

洵啓昨出京倉惶遂不得一別去後數日始知悔恨蓋一時間變出不意遂擾亂如此快悵快悵不審日來尊履何似二子軾轍竟不免

卷十

五

六一五

天正

丁憂今已到家月餘幸且存活洵道塗奔波老病侵凌成一翁矣自思平生羈蹙不過年近五十始識閣下傾蓋晤語便若平生非徒欲援之於貧賤之中乃與切磨論議共為不朽之計而事未及成輒聞此變孟軻有云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豈信然耶向離家時無壯子弟守舍歸來屋廬倒壞籬落破漏如逃云人家今且謝絕過從杜門不出亦稍稍取舊書讀之時有所懷輒欲就閣下評議忽驚相去已四千里思欲跣首望見君子之門庭不可得也所示范公碑文議及申公事節最為深厚近試以語人果無有曉者每念及此鬱鬱不樂閣下雖賢俊滿門足以嘯歌俯仰終日不悶然至於不言而心相諭者閣下於誰取之自蜀至秦山行一月自秦至京師又沙行數千里非有名利之所驅與凡事之不得已者孰為來哉洵老矣恐不能復東閣下當時賜音問以慰孤耿病中無聊深愧踈略惟千萬珍重珍重

上韓舍人

舍人執事 方今天下雖號無事而政化未清獄訟未衰息賦斂日

重府庫空竭而大者又有二虜之不臣 天子震怒大臣憂恐自兩
制已上冑皆苦心焦思日夜思念求所以解吾 君之憂者洵自惟
閑人於國家無絲毫之責得以優游終歲咏歌先王之道以自樂時
或作為文章亦不求人知以為天下方事事而王公大人豈暇見我
哉是以踰年在京師而其平生所願見如君侯者未嘗一至其門有
來告洵以所欲見之之意洵不敢不見然不知君侯見之而何也
天子求治如此之急君侯為兩制大臣豈欲見一閑布衣與之論閑
事耶此洵所以不敢遽見也自閑居十年人事荒廢漸不喜承迎將
逢拜伏拳跽王公大人苟能無以此求之使得從容坐隅時出其所
學或亦有足觀者今君侯辱先求之此其必有所異乎世俗者矣孟
子曰段干木踰垣而避之泄柳閉門而不納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
矣嗚呼吾豈斯人之徒歟欲見我而見之不欲見而徐去之何傷況
如君侯平生所願見者又何辭焉

上張侍郎 安道

侍郎執事明公之知洵洵知之明公知之他人亦知之洵之所以獲
知於明公明公之所以知洵者雖暴之天下皆可以無愧今也將有
所私告於執事念將以屑屑之私壞敗其至公之節欲忍而不言而
不能欲言而不果勃然交於胷中心不寧而顏忸怩者累月而後決
竊見古之君子知其人也憂其人以至於其父母昆弟妻子以至於
其親族朋友憂之固其責也雖然自我求之則君子譏焉知之而不
憂不憂而求人憂則君子交譏之洵之意以為寧在我而無寧在明
公故用此決其意而發其言以私告於下執事明公試一聽之洵有
二子軾轍齟齬授經不知他習進趨拜跪儀狀甚野而獨於文字中
有可觀者始學聲律既成以為不足盡力於其間讀孟韓文一見以
為可作引筆書紙日數千言全然溢出若有所相年少狂勇未嘗更
變以為 天子之爵祿可以攫取聞京師多賢士大夫欲往從之游
因以舉進士洵今年幾五十以嬾鈍廢於世誓將絕進取之意惟此
二子不忍使之復為湮淪棄置之人今年三月將與之如京師一門

之中行者三人而居者尚十數口爲行者計則害居者爲居者計則不能行恹恹焉無所告訴夫以負販之人左提妻右挈子奮身而往尚不可禦有明公以爲主公焉往而不濟今也望數千里之外茫然如梯天而航海蓄縮而不進洵亦羞見朋友明公居齊相晉文之位惟其不知洵惟其知而不憂則又何說不然何求而不克輕之於鴻毛重之於泰山高之於九天遠之於萬里明公一言天下誰議將使軼轍求進於下風明公引而察之有一不如所言願賜誅絕以懲欺罔之罪

再上張侍郎

省主侍郎執事洵始至京師時平生親舊往往在此不見者蓋十年矣惜其老而無成問所以來者既而皆曰子欲有求無事他人須張益州來乃濟且云公不惜數千里走表爲子求官苟歸立便殿上與天子相唯諾顧不肯耶退自思公之所以與我者蓋不爲淺所不可知者唯其力不足而勢不便不然公於我無愛也聞之古人日中必

卷十

七

六十五

非

羹操刀必割當此時也 天子虛席而待公其言宜無不聽用洵也與公有如此之舊適在京師且未甚老而猶足以有爲也此時而無成亦足以見他人之無足求而他日之無及也矣昨聞車馬至此有日西出百餘里迎見雪後苦風晨至鄭州脣黑面裂僮僕無人色從逆旅主人得束薪緼火良久乃能以見出鄭州十里許有導騎從東來驚愕下馬立道周云宋端明且至從者數百人足聲如雷已過乃敢上馬徐去私自傷至此伏惟明公所謂潔廉而有文可以比漢之司馬子長者蓋窮困如此豈不爲之動心而待其多言耶

上韓丞相

汴年老無聊家產破壞欲從相公乞一官職非敢望如 朝廷所以待賢俊使之志得道行者但差勝於今粗可以養生遺老者耳去歲蒙 朝廷授洵試校書郎洵亦非敢少之也使 朝廷過聽而洵僥倖不過得一京官終不能如漢唐之際所以待處士者則京官之與試銜又何足分多少於其間而必爲彼不爲此耶然其所以區區無

厭復有求於相公者實以家貧無貲得六七千錢誠不足以贍養又
况忍窮耐老望而未可得耶凡人爲官稍可以舒意快志者至京朝
官始有其髣髴耳自此以下者皆勞筋苦骨摧折精神爲人所役使
去僕隸無幾也然天下之士所以求之如不及得之而喜者彼誠少
年將有所忍於此以待至於舒意快志者也若洵者計其年豈足以
有待耶今且守選數年然後得窺尚書省門又待闕歲餘而到任幸
而得免於負犯廢放又守選又待闕如此十四五年謹守以滿七八
考又幸而有舉主五六人然後敢望於改官當此之時洵蓋七十矣
譬如豫章橘柚非老人所種也洵又爲布衣無官長拘轄自覺筋骨
踈彊不堪爲州縣趨走拜伏小吏相公若別除一官而幸與之願得
盡力就使無補亦必不至恣睢漫漶以傷害王民也今朝廷糊名以
取人保任以得官苟應格者雖屠沽不得不與何者雖欲愛惜而無
由也今洵幸爲諸公所知似不甚淺而相公尤爲有意至於一官則
反覆遲疑不決者累歲嗟夫豈天下之官以洵故冗耶洵少時自處
不甚卑以爲遇時得位當不鹵莽及長知取仕之難遂絕意於功名
而自託於學術實亦有得而足恃自去歲以來始復讀易作易傳百
餘篇此書若成則自有易以來未始有也今也亦不甚戀戀於一官
如必無可推致之理亦幸明告之無使其首鼠不決欲去而遲遲也
世人施恩則望報苟有以相博則叩之也易今洵已潦倒有二子又
皆抗拙如洵相公豈能施此不報之恩耶相公往時爲洵言欲爲歐
陽公言子者數矣而見輒忘之以爲怪洵誠懼其或有意欲收之也
而復忘之故忍恥而一言

上趙司諫

洵啓嚮家居眉陽以病懶不獲問從者常以爲閣下之所在聲之所
振德之所加士以千里爲近而洵獨不能走二百里一至於門縱不
獲罪固已爲君子之棄人矣今年秋始見太守竇君京師乃知閣下
過聽猥以鄙陋上塞 明詔不知閣下何取於洵也洵固無取然獨
喜以爲可辭於世者其不以馳驚得明矣洵不識閣下然仰聞君子

之風常以私告於朋友特恨其身之不肖不得交於當世以徧致問
下之美所告者皆飢寒自謀不暇之人雖告而無益然猶以素不相
識之故得免於晞勢苟附之嫌是其不識賢於識也今世之所尚相
見則以數至門為勤不相見則以數致書為忠夫數至門者虛禮無
用數致書者虛辭無觀得其無用與其無觀而加喜不得而怒此與
嬰兒之好惡無異今閣下舉人而取於不相識之中則其去世俗遠
矣寓居雍丘無故不至京師瞻望君子日以復日頃者 朝廷猥以
試校書郎見授詢不能以老身復為州縣之吏然所以受者嫌若有
所過望耳以閣下知我故言及此無怪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十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十一

老泉先生

記

蘇氏族譜亭

匹夫而化鄉人者吾聞其語矣國有君邑有大夫而爭訟者許於其門鄉有庠里有學而學道者赴於其家鄉人有爲不善於室者父兄輒相與恐曰吾夫子無乃聞之嗚呼彼獨何脩而得此哉意者其積之有本末而施之有次第耶今吾族人猶有服者不過百人而歲時蜡社不能相與盡其歡欣愛洽稍遠者至不相往來是無以示吾鄉黨鄰里也乃作蘇氏族譜立亭於高祖墓塋之西南而刻石焉旣而告之曰凡在此者死必赴冠娶妻必告少而孤則老者字之貧而無歸則富者收之而不然者族人之所共誚讓也歲正月相與拜奠於墓下旣奠列坐於亭其老者顧少者而歎曰是不及見吾鄉鄰風俗之美矣自吾少時見有爲不義者則衆相與疾之如見怪物焉慄焉而不寧其後少衰也猶相與笑之今也則相與安之耳是起於某人也夫某人者是鄉之望人也而大亂吾俗焉是故其誘人也速其爲害也深自斯人之逐其兄之遺孤子而不卹也而骨肉之恩薄自斯人之多取其先人之貲田而欺其諸孤子也而孝悌之行缺自斯人之爲其諸孤子之所訟也而禮義之節廢自斯人之以妾加其妻也而嫡庶之別混自斯人之篤於聲色而父子雜處謹譁不嚴也而閭門之政亂自斯人之瀆財無厭惟富者之爲賢也而廉恥之路塞此六行者吾往時所謂大慙而不容者也今無知之人皆曰某人何人也猶且爲之其輿馬赫奕婢妾靚麗足以蕩惑里巷之小人其官爵貨力足以搖動府縣其矯詐脩飾言語足以欺罔君子是州里之大盜也吾不敢以告鄉人而私以戒族人焉髣髴於斯人之一節者願無過吾門也予聞之懼而請書焉老人曰書其事而闕其姓名使他人觀之則不知其爲誰而夫人之觀之則面熱內慙汗出而食不下也且無彰之庶其有悔乎予曰然乃記之

張益州畫像

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 天子曰毋養亂毋助變衆言朋興朕志自定外亂不作變且中起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一二大吏孰爲能處茲文武之間其命往撫朕師乃惟曰張公方平其人 天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徹守備使謂郡縣寇來在吾無爾勞苦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于淨衆寺公不能禁眉陽蘇洵言於衆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是惟元年之秋如器之敬未墜於地惟爾張公安坐於其旁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無矜容爲 天子收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緊以生惟爾父母且公嘗爲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礎芥令於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棄之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爲易至於急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意於法律之外以威劫齊民吾不忍爲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見也皆再拜稽首曰然蘇洵又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爲也且公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則何事於斯雖然於我心有不釋焉今夫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其鄉里之所在以至於其長短大小美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爲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其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存之於目故其思之於心也固由此觀之像亦不爲無助蘇洵無以詰遂爲之記公南京人爲人慷慨有大節以度量雄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屬系之以詩曰

天子在祚歲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寇在垣庭有武臣謀夫如雲 天子曰嘻命我張公公來自東旗纛舒舒西人聚觀于巷于塗謂公暨

暨公來于子公謂西人安爾室家無敢或訛訛言不祥往即爾常春
爾條桑秋爾滌塲西人稽首公我父兄公在西園草木駢駢公宴其
僚伐鼓淵淵西人來觀祝公萬年有女娟娟閨闈閑閑有童哇哇亦
既能言昔公未來期汝棄捐禾麻芄芃倉庾崇崇嗟我婦子樂此歲
豐公在 朝廷 天子股肱 天子曰歸公敢不承作堂嚴嚴有廡
有庭公像在中朝服冠纓西人相告無敢逸荒公歸京師公像在堂

木假山

木之生或蘖而殤或拱而夭幸而至於任爲棟梁則伐不幸而爲風
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則爲人之所材
而有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沉汨沒於湍沙之間不知其幾百年而
其激射齧食之餘或髣髴於山者則爲好事者取去彊之以爲山然
後可以脫泥沙而遠斧斤而荒江之濱如此者幾何不爲好事者所
見而爲樵夫野人所薪者何可勝數則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
焉子家有三峯子每思之則疑其有數存乎其間且其蘖而不殤拱
而不夭任爲棟梁而不伐風拔水漂而不破折不腐不破折不腐而
不爲人所材以及於斧斤出於湍沙之間而不爲樵夫野人之所薪
而後得至于此則其理似不偶然也然子之愛之則非徒愛其似山
而又有所感焉非徒愛之而又有所敬焉子見中峯魁岸踞肆意氣
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峯二峯者莊栗刻峭凜乎不可犯雖其勢
服於中峯而岌然使無阿附意吁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所感也夫

彭州圓覺禪院

人之居乎此也其必有樂乎此也居斯樂不樂不居也居而不樂不
樂而不去爲自欺且爲欺天蓋君子恥食其食而無其功恥服其服
而不知其事故居而不樂吾有吐食脫服以逃天下之譏而已耳天
之界我以形而使我以心馭也今日欲適秦明日欲適越天下誰我
禦故居而不樂不樂而不去是其心且不能馭其形而況能以馭他
人哉自唐以來天下士大夫爭以排釋老爲言故其徒之欲求知於
吾士大夫之間者往往自叛其師以求容於吾而吾士大夫亦喜其

來而接之以禮靈師文暢之徒飲酒食肉以自絕於其教嗚呼歸爾
父子復爾室家而後吾許爾以叛爾師父子之不歸室家之不復而
師之叛是不可以一日立于天下傳曰人臣無外交故季布之忠於
楚也雖不如蕭韓之先覺而比丁公之貳則爲愈予在京師彭州僧
保聰來求識予甚勤及至蜀聞其自京師歸布衣蔬食以爲其徒先
凡若干年而所居圓覺院大治一日爲予道其先師平潤事與其院
之所以得名者請予爲記予佳聰之不以叛其師悅予也故爲之記
曰彭州龍興寺僧平潤講圓覺經有奇因以名院院始弊不膏潤之
來始得隙地以作堂宇凡更二僧而至于保聰聰又合其鄰之僧屋
若干於其院以成是爲記

字說

仲兄文甫

洵讀易至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曰嗟夫羣者聖人之所欲渙以
混一天下者也蓋余仲兄名渙而字公羣則是以聖人之所欲解散

卷一

四

不六六

劉正

滌蕩者以自命也而可乎他日以告兄曰子可無爲我易之洵曰唯
旣而曰請以文甫易之如何且兄嘗見夫水之與風乎油然而行淵
然而留渟洄汪洋滿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風實起之蓬蓬然而發乎
大空不終日而行乎四方蕩乎其無形飄乎其遠來旣往而不知其
迹之所存者是風也而水實形之今夫風水之相遭乎大澤之陂也
紆餘委蛇蜿蜒淪漣安而相推怒而相凌舒而如雲蹙而如鱗疾而
如馳徐而如緬揖讓旋辟相顧而不前其繁如穀其亂如霧紛紜鬱
擾百里若一汨乎順流至乎滄海之濱磅礴洶涌號怒相軋交橫綢
繆放乎空虚掉乎無垠橫流逆折瀆旋傾側宛轉膠戾圉者如輪縈
者如帶直者如燧奔者如駸跳者如鷺躍者如鯉殊狀異態而風水
之極觀備矣故曰風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
豈有求乎文哉無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爲文也非
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爲文而不能不爲文也物之相
使而文出於其間也故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溫然美矣而

不得以爲文刻鏤組繡非不文矣而不可以論乎自然故夫天下之無營而文生之者唯水與風而已昔者君子之處於世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則天下以爲賢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出則天下以爲口實嗚呼此不可與他人道之唯吾兄可也

奏議

修禮書狀

右洵先奉 敕編禮書後聞臣寮上言以爲 祖宗所行不能無過差不經之事欲盡芟去無使存錄洵竊見議者之說與 敕意大異何者前所授 敕其意曰纂集故事而使後世無忘之耳非曰制爲典禮而使後世遵而行之也然則洵等所編者是史書之類也遇事而記之不擇善惡詳其曲折而使後世得知而善惡自著者是史之體也若夫存其善者而去其不善則是制作之事而非職之所及也而議者以責洵等不已過乎且又有所不可者今 朝廷之禮雖爲詳備然大抵往往亦有不妥之處非特一二事而已而欲有所去焉

卷一

上

七十五

九

不識其所去者果何事也既欲去之則其勢不得不盡去盡去則禮缺而不備苟獨去其一而不去其二則適足以爲抵牾齟齬而不可齊一旦議者之意不過欲以掩惡諱過以存臣子之義如是而已矣昔孔子作春秋惟其惻怛而不忍言者而後有隱諱蓋威公薨子般卒沒而不書其實以爲是不可書也至於成宋亂及齊狩躋僖公作丘甲用田賦丹桓宮擗刻桓宮楠若此之類皆書而不諱其意以爲雖不善而尚可書也今先世之所行雖小有不善者猶與春秋之所書者甚遠而悉使洵等隱諱而不書如此將使後世不知其淺深徒見當時之臣子至於隱諱而不言以爲有所大不可言者則無乃欲益而反損歟公羊之說滅紀滅項皆所以爲賢者諱然其所謂諱者非不書也書而迂曲其文耳然則其實猶不沒也其實猶不沒者非以彰其過也以見其過之止於此也今無故乃取先世之事而沒之後世將不知而大疑之此大不便者也班固作漢志凡漢之事悉載而無所擇今欲如之則先世之小有過差者不足以害其大明而可

以使後世無疑之之意且使洵等爲得其所職而不至於侵官者謹具狀申提舉叅政侍郎欲乞備錄聞奏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十一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十二

東坡先生

論

易

易者卜筮之書也挾策布卦以分陰陽而明吉凶此日者之事而非聖人之道也聖人之道存乎其爻之辭而不在其數數非聖人之所盡心也然易始於八卦至於六十四此其為書未離乎用數也而世之人皆恥其言易之數或者言而不得其要紛紜迂闊而不可解此高論之士所以不言歟夫易本於卜筮而聖人開言於其間以盡天下之人情使其為數紛亂而不可考則聖人豈肯以其有用之言而託之無用之數哉今夫易之所謂九六者老陰老陽之數也九為老陽而七為少陽六為老陰而八為少陰此四數者天下莫知其所為如此者也或者以為陽之數極於九而其次極於七故七為少而九為老至於老陰苟以為以極者而言也則老陰當十而少陰當八今少陰八而老陰反當其下之六則又為之說曰陰不可以有加於陽故抑而處之於下使陰果不可以有加於陽也而曷不曰老陰八而少陰六且夫陰陽之數此天地之所為也而聖人豈得與於其間而制其子奪哉此其尤不可者也夫陰陽之有老少此未嘗見於他書也而見於易易之所以或為老或為少者為夫揲著之故也故夫說者宜於其揲著焉而求之揲著之法曰掛一歸奇三揲之餘而以四數之得九而以為老陽得八而以為少陰得七而以為少陽得六而以為老陰然而陰陽之所以為老少者不在乎七八九六也七八九六徒以為識焉耳老者陰陽之純也少者陰陽之雜而不純者也陽數皆奇而陰數皆偶故乾以一為之爻而坤以二天下之物以少為主故乾之子皆二陰而坤之女皆二陽老陽老陰者乾坤是也少陰少陽者乾坤之子是也揲著者其一揲也少者五而多者九其二其三少者四而多者八多少者奇偶之象也一爻而三揲著譬如一卦而三爻也陰陽之老少於卦見之於爻而於爻見之於揲使其果有

取於七八九六則夫此三揲者區區焉分其多少而各爲處果何以爲也今夫三揲而皆少此無以異於乾之三爻而皆奇也三揲而皆多此無以異於坤之三爻而皆偶也三揲而少者一此無以異於震坎艮之一奇而二偶也三揲而多者一此無以異於巽離兌之一偶而二奇也若夫七八九六此乃取以爲識而非其義之所在不可以彊爲之說也

易說附

四營而一變三變而一爻六爻爲十八變也三變之餘而四數之得九爲老陽得六爲老陰得七爲少陽得八爲少陰故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取老而言也九六者爲老七八者爲少其說未之聞也或曰陽極於九其次則七也極者爲老其次爲少則陰當老於十而少於八也曰陰不可以加於陽故十不用十不用猶當老於八而少於六也則又曰陽順而上其成數極於九陰逆而下其成數極於六自下而上陰陽均也雜於子午而壯於巳亥始

蘇一

二

本五十四

正

於復始而終於乾坤者陰猶陽也易嘗有進陽而退陰與逆順之別乎且此自然而然者天地且不能知而聖人豈得與於其間而制其予奪哉惟李唐一行之學則不然以爲易固已言之矣曰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則十八變之間有八卦焉人莫之思也變之初也有多少其一變也不五則九其二三也不四則八八與九爲多五與四爲少多少者奇偶之象也三變皆少則乾之象也乾所以爲老陽而四數其餘得九故以九名之三變皆多則坤之象也坤所以爲老陰而四數其餘得六故以六名之三變而少者一則震坎艮之象也震坎艮所以爲少陽而四數其餘得七故以七名之三變而多者一則巽離兌之象也巽離兌所以爲少陰而四數其餘得八故以八名之故七八九六者因餘數以名陰陽而陰陽之所以爲老少者不在是而在乎三變之間八卦之象也此唐一行之學也

書

愚讀史記商君列傳觀其改法易令變更秦國之風俗誅秦民之議

令者以數千人黥太子之師殺太子之傅而後法令大行蓋未嘗不壯其勇而有決也曰嗟夫世俗之人不可以慮始而可樂成使天下之人各陳其所知而守其所學以議天子之事則事將有格而不得成者然及觀三代之書至其將有以矯拂世俗之際則其所以告諭天下者常丁寧激切疊疊而不倦務使天下盡知其君之心而又從而折其不服之意使天下皆信以爲如此而後從事其言迴曲宛轉譬如平人自相議論而詰其是非愚始讀而疑之以爲近於濡滯迂遠而無決然其使天下樂從而無阻勉不得已之意其事既發而無紛紛異同之論此則王者之意也故常以爲當堯舜之時其君臣相得之心歡然樂而無間相與吁俞嗟嘆唯諾於朝廷之中不啻若朋友之親雖其有所相是非論辯以求曲直之際當亦無足怪者及至湯武征伐之際周旋反覆自述其用兵之意以明曉天下此又其勢然也惟其天下旣安君民之勢闊遠而不同天下有所欲爲而其匹夫匹婦私有異論於天下以齟齬其上之畫策令之而莫肯聽當此之時刑驅而勢脅之天下夫誰敢不聽從而上之人優游而徐譬之使之信之而後從此非王者之心誰能處而待之而不倦歟蓋盤庚之遷天下皆咨嗟而不悅盤庚爲之稱其先王盛德明聖而猶五遷以至於今今不承於古恐天之斷棄汝命不救汝死旣又恐其不從也則又曰汝罔暨余同心我先后將降爾罪暨乃祖先父亦將告我高后曰作大戮于朕孫蓋其所以開其不悟之心而諭之以其所以當然者如此其詳也若夫商君則不然以爲要使汝獲其利而何卹乎吾之所爲故無所求於衆人之論而亦無以告諭天下然其事亦終於有成是以後世之論以爲三代之治柔懦不決然此乃王霸之所以爲異也夫三代之君惟不忍鄙其民而欺之故天下有故而其議及於百姓以觀其意之所嚮及其不可聽也則又反覆而諭之以窮極其說而服其不然之心是以其民親而愛之嗚呼此王霸之所爲不同也哉

詩

自仲尼之亡六經之道遂散而不可解蓋其患在於責其義之太深而求其法之太切夫六經之道惟其近於人情是以久傳而不廢而世之迂學乃皆曲爲之說雖其義之不至於此者必彊牽合以爲如此故其論委曲而莫通也夫聖人之爲經惟其禮與春秋合然後無一言之虛而莫不可考然猶未嘗不近於人情至於書出於一時言語之間而易之文爲卜筮而作故時亦有所不可前定之說此其於法度已不如春秋之嚴矣而況詩者天下之人匹夫匹婦羈臣賤隸悲憂愉佚之所爲作也夫天下之人自傷其貧賤困苦之憂而自述其豐美盛大之樂上及於君臣父子天下興亡治亂之迹而下及於飲食牀第昆蟲草木之類蓋其中無所不具而尚何以繩墨法度區區而求諸其間哉此亦足以見其志之無不通矣夫聖人之於詩以爲其終要入於仁義而不責其一言之無當是以其意可觀而其言可通也今之詩傳曰粵其雷在南山之陽出自北門憂心粵粵揚之水白石鑿鑿終朝采綠不盈一掬瞻彼洛矣維水泱泱若此者皆與也而至於關關雉鳩在河之洲南有樛木葛藟纍纍之南有喬木不可休息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嘒嘒草蟲趯趯阜螽若此者又皆興也其意以爲興者有所象乎天下之物以自見其事故凡詩之爲此事而作其言有及於是物者則必彊爲是物之說以求合其事蓋其爲學亦已勞矣且彼不知夫詩之體固有比也而皆合之以爲興夫興之爲言猶曰其意云爾意有所觸乎當時時已去而不可知故其類可以意推而不可以言解也粵其雷在南山之陽此非有所取乎雷也蓋必其當時之所見而有動乎其意故後之人不可以求得其說此其所以爲興也嗟夫天下之人欲觀於詩其必先知比興若夫關關雉鳩在河之洲是誠有取於其摯而有別是以謂之比而非興也嗟夫天下之人欲觀於詩其必先知夫興之不可與比同而無彊爲之說以求合其當時之事則夫詩之意庶乎可以意曉而無勞矣

禮

昔者商周之際何其爲禮之易也其在宗廟朝廷之中邊豆簋篚牛

羊酒醴之薦交於堂上而天子諸侯大夫卿士周旋揖讓獻酬百拜樂作於下禮行於上雍容和穆終日而不亂夫古之人何其知禮而行之不勞也當此之時天下之人惟其習慣而無疑衣服器皿冠冕佩玉皆其所常用也是以其人入於其間耳目聰明而手足無所忤其身安於禮之曲折而其心不亂以能深思禮樂之意故其廉恥退讓之節粹然見於面而盎然發於其躬夫是以能使天下觀其行事而忘其暴戾鄙野之氣至於後世風俗變易更數千年以至於今天下之事已大異矣然天下之人尚皆記錄三代禮樂之名詳其節目而習其俯仰冠古之冠服古之服而御古之器皿僂僂拳曲勞苦於宗廟朝廷之中區區而莫得其紀交錯紛亂而不中節此無足怪也其所用者非其素所習也而彊使焉甚矣夫後世之好古也昔者上古之世蓋嘗有巢居穴處汗樽杯飲燔黍捭豚土鼓而以爲是足以養生送死而無以加之者矣及其後世聖人以為不足以大利於天下是故易之以宮室新之以籩豆鼎俎之器以濟天下之所不足而盡去太古之法惟其祭祀以交於鬼神乃始薦其血毛豚解而腥之體解而爛之以爲是不忘本而非以為後世之禮不足用也是以退而體其大豕牛羊實其簠簋豆釃羹以極今世之美未聞其牽於上古之說選悞而不決也且方今之人佩玉服黻冕而垂旒拱手而不知所爲而天下之人亦且見而笑之是何所復望於其有以感發天下之心哉且又有所大不安者宗廟之祭聖人所以追求先祖之神靈庶幾得而享之以安卹孝子之志者也是以思其平生起居飲食之際而設其器用薦其酒食皆從其生以冀其來而安之而後世宗廟之祭皆用三代之器則是先祖終莫得而安也蓋三代之時席地而食是以其器用各因其所便而爲之高下大小之制今世之禮坐於牀而食於牀上是以其器不得不有所變雖正使三代之聖人生於今而用之亦將以爲便安故夫三代之視上古猶今之視三代也三代之器不可復用矣而其制禮之意尚可依倣以爲法也宗廟之祭薦之以血毛重之以體薦有以存古之遺風矣而其餘

者可以易三代之器而用今世之所便以從鬼神之所安惟其春秋社稷釋奠釋菜凡所以享古之鬼神者則皆從其器蓋周人之祭蜡與田祖也吹葦籥擊土鼓此亦各從其所安耳嗟夫天下之禮宏闊而難言自非聖人而何以處此故夫推之而不明講之而不詳則愚實有罪焉唯其近於正而易行庶幾天下之安而從之是則有取焉耳

春秋

事有以拂乎吾心則吾言忿然而不平有以順適乎吾意則吾言優柔而不怒天下之人其喜怒哀樂之情可以一言而知也喜之言豈可以爲怒之言耶此天下之人皆能辨之而至於聖人其言丁寧反覆布於方冊者甚多而其喜怒哀惡之所在者又甚明而易知也然天下之人常患求而莫得其意之所主此其故何也天下之人以爲聖人之文章非復天下之言也而求之太過是以聖人之言更爲深遠而不可曉且天下何不以己推之也將以喜夫其人而加之以怒

卷之二十一

六

六十一九正

之之言則天下且以爲藉狂而聖人豈有以異乎人哉不知其好惡之情而不求其言之喜怒哀是所謂大惑也昔者仲尼刪詩於衰周之末上自商周之盛王至於幽厲失道之際而下訖於陳靈自詩人以來至於仲尼之世蓋已數百餘年矣愚嘗怪大雅小雅之詩當幽厲之時而稱道文武成康之盛德及其終篇又不見幽厲之暴虐此誰知其爲幽厲之詩而非文武成康之詩者蓋察其辭氣有幽憂不樂之意是以系之幽厲而無疑也若夫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天下之是非雜然而觸乎其心見惡而怒見善而喜則求其是非之際又可以求諸其言之喜怒哀之間矣今夫人之於事有喜而言之者有怒而言之者有怨而言之者喜而言之則其言和而無傷怒而言之則其言厲而不溫怨而言之則其言深而不洩此其大凡也春秋之於仲孫湫之來曰齊仲孫來於季友之歸曰季子來歸此所謂喜之之言也於魯鄭之易田曰鄭伯以璧假許田於晉文之召王曰天王狩于河陽此所謂怒之之言也於叔牙之殺曰公子牙卒於慶父之奔

曰公子慶父如齊此所謂怨之之言也夫喜之而和怒之而厲怨之而深此三者無以加矣至於公羊穀梁之傳則不然日月土地皆所以爲訓也夫日月之不知土地之不詳何足以爲喜而何足以爲怒此喜怒之所不在也春秋書曰戎伐凡伯于楚丘而以爲衛伐凡伯春秋書曰齊仲孫來而以爲吳仲孫怒而至於變人之國此又喜怒之所不及也愚故曰春秋者亦人之言而已而人之言亦觀其辭氣之所嚮而已矣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十二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



論

刑賞忠厚之至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咏歌嗟嘆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故其吁俞之聲歡休慘戚見於虞夏商周之書成康既段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猶命其臣呂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憂而不傷威而不怒慈愛而能斷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孔子猶有取焉傳曰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也當堯之時臯陶為士將殺人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臯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四岳曰繇可用堯曰不可繇方命圯族既而曰試之何堯之不聽臯陶之殺人而從四岳之用繇也然則聖人之意蓋亦可見矣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嗚呼盡之矣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為君子過乎義則流而入於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古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賞以爵祿是賞之道行於爵祿之所加而不行於爵祿之所不加也刑以刀鋸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及而不施於刀鋸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祿不足以滿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則舉而歸之於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亂豈有異術哉時其喜怒而無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因其褒貶之義以制賞罰亦忠厚之至也

重巽以申命

昔聖人之始畫卦也皆有以配乎物者也巽之配於風者以其發而

有所動也配於木者以其仁且順也夫發而有所動者不仁則不可以久不順則不可以行故發而仁動而順而巽之道備矣聖人以爲不重則不可以變故因而重之使之動而能變變而不窮故曰重巽以申命言天子之號今如此而後可也天地之化育有可以指而言者有不可以求而得之者今夫日皆知其所以爲煖雨皆知其所以爲潤雷霆皆知其所以爲震雪霜皆知其所以爲殺至於風悠然而布於天地之間來不知其所自去不知其所入噓而炎吹而冷大而鼓乎大山喬嶽之上細而入乎窾室蔀屋之下發達萬物而天下不以爲德摧拔草木而天下不以爲怒故曰天地之化育有不可求而得者此聖人之所法以今天下之術也聖人在上天下之民各得其職士者皆曰吾學而仕農者皆曰吾耕而食工者皆曰吾作而用賈者皆曰吾負而販不知聖人之制命令以鼓舞通變其道而使之安乎此也聖人之在上也天下可由而不可知可言而不可議蓋得乎巽之道也易者聖人之動而卦者動之時也蠱之彖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而巽之九五亦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而說者謂甲庚皆所以申命而先後者慎之至也聖人憫斯民之愚而不忍使之遽陷於罪矣也故先三日而今之後三日而申之不從而後誅蓋其用心之慎也以至神之化今天下使天下不測其端以至詳之法曉天下使天下明知其所避天下不測其端而明知其所避故靡然相率而不敢議也上今而下不議下從而上不誅順之至也故重巽之道上下順也

孔子從先進

君子之欲有爲於天下莫重乎其始進也始進以正猶且以不正繼之況以不正進者乎古之人有欲以其君王者也有欲以其君霸者也有欲彊其國者也是三者其志不同故其術有淺深而其成功有巨細雖其終身之所爲不可逆知而其大節必見於其始進之日何者其中素定也未有進以彊國而能霸者也未有進以霸而能王者也伊尹之耕於有莘之野也其心固曰使吾君爲堯舜之君而吾民

爲堯舜之民也以伊尹爲以滋味說湯者此戰國之策士以己度伊尹也君子疾之管仲見桓公於累囚之中其所言者固欲合諸侯攘戎狄也管仲度桓公足以霸度其身足以爲霸者之佐是故上無侈說下無卑論古之人其自知明也如此商鞅之見孝公也三說而後合甚矣鞅之懷詐挾術以欺其君也彼豈不自知其不足以帝且王哉顧其刑名慘刻之學恐孝公之不能從是故設爲高論以銜之君既不能是矣則舉其國惟吾之所欲爲不然豈其負帝王之略而每見輒變以徇人乎商鞅之不終於秦也是其進之不正也聖人則不然其志愈大故其道愈高其道愈高故其合愈難聖人視天下之不治如赤子之在水火也其欲得君以行道可謂急矣然未嘗以難合之故而少貶焉者知其始於少貶而其漸必至陵遲而大壞也故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孔子之世其諸侯卿大夫視先王之禮樂猶方圓冰炭之不相入也進而先之以禮樂其不合必矣是人也以道言之則聖人以世言之則野人也若夫君子之急於言功者則不然其未合也先之以世俗之所好而其既合也則繼以先王之禮樂其心則然然其進不正未有能繼以正者也故孔子不從而孟子亦曰枉尺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君子之得其君也既度其君又度其身君能之而我不能不敢進也我能之而君不能不可爲也不敢進而進是易其君不可爲而爲是輕其身是二人者皆有罪焉故君子之始進也曰君苟用我矣我且爲是君曰能之則安受而不辭君曰不能天下其獨無人乎至於人君亦然將用是人也則告之以己所欲爲要其能否而責成焉其曰姑用之而試觀之者皆過也後之君子其進也無所不至惟恐其不合也曰我將權以濟道既而道卒不行焉則曰吾君不足以盡我也始不正其身終以謗其君是人也自以爲君子而孟子之所謂賊其君者也

春秋定天下之邪正

爲穀梁者曰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請因其說

而極言之夫春秋者禮之見於事業者也孔子論三代之盛必歸於禮之大成而其衰必本於禮之漸廢君臣父子上下莫不由禮而定其位至以爲有禮則生無禮則死故孔子自少至老未嘗一日不學禮而不治其他以之出入周旋亂臣彊君莫能加焉知天下莫之能用也退而治其紀綱條目以遺後世之君子則又以爲不得親見於行事有其具而無其施設措置之方於是因魯史記爲春秋一斷於禮凡春秋之所褒者禮之所與也其所貶者禮之所否也記曰禮者所以別嫌明疑定猶豫也而春秋一取斷焉故凡天下之邪正君子之所疑而不能決者皆至於春秋而定非定於春秋定於禮也故太史公曰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爲人君父而不知春秋者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子而不知春秋者守經事而不知其三遭變事而不知其權夫禮義之失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其意皆以爲善焉之而不知其義是以被之空言而不敢辨夫邪正之不同也不啻若黑白使天下凡爲君子者皆如顏淵凡爲小人者皆如桀跖雖微春秋天下其孰疑之天下之所疑者邪正之間也其情則邪而其迹若正者有之矣其情以爲正而不知其義以陷於邪者有之矣此春秋之所以丁寧反覆於其間也宋襄公疑於仁者也晉荀息疑於忠者也襄公不修德而疲弊其民以求諸侯此其心豈湯武之心哉而獨至於戰則曰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非有仁者之素而欲一旦竊取其名以欺後世苟春秋不爲正之則世之爲仁者相率而爲僞也故其書曰冬十一月乙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春秋之書戰未有若此其詳也君子以爲其敗固宜而無有隱諱不忍之辭焉荀息之事君也君存不能正其違歿又成其邪志而死焉荀息而爲忠則凡忠於盜賊死於私暱者皆忠也而可乎故其書曰及其大夫荀息不然則荀息孔父之徒也而可名哉

儒者可與守成

聖人之於天下也無意於取之也譬之江海百谷赴焉譬之麟鳳鳥獸萃焉雖欲辭之豈可得哉禹治洪水排萬世之患使溝壑之地疏

為聚麻魚鼈之民化為衣冠契為司徒而五教行棄為后稷而烝民粒世濟其德至于湯武拯塗炭之民而置之於仁壽之域故天下相率而朝之此三聖人者蓋推之而不能去逃之而不能免者也於是益修其政明其教因其民不易其俗以是得之以是守之傳世數十而民不叛豈有他道哉周室既衰諸侯並起力征爭奪者天下皆是也德既無以相過則智勝而已智既無以相傾則力爭而已至秦之亂天下蕩然無復知有仁義矣漢高祖以三尺劍起布衣五年而并天下雖稍輔以仁義然所用之人常先於智勇所行之策常主於權謀是以戰必勝攻必取天下既平思所以享其成功而安於無事以為子孫無窮之計而武夫謀臣舉非其人莫與為之者故陸賈譏之曰陛下以馬上得之豈可以馬上治之乎而叔孫通亦曰儒者難於進取可與守成於是酌古今之宜典禮樂之中取其簡而易知近而易行者以為朝觀會同冠昏喪祭之法雖足以傳數百年上下相安然終莫若三代聖人取守一道源深而流長也夫武夫謀臣譬如藥石可以伐病而不可以養生儒者譬之五穀可以養生而不可以伐病宋襄公爭諸侯不擒二毛不敵不成列以敗於泓身夷而國蹙此以五穀伐病也秦始皇燔詩書殺豪傑東城臨洮北築遼水民不得休息傳之二世宗廟蕪滅此以藥石養生也善夫賈生之論曰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夫世俗之不察直以攻守為二道故悉論三代以來所以取守之術使知禹湯文武之盛德亦儒者之極功而陸賈叔孫通之流蓋儒術之粗也

物不可以苟合

昔者聖人將欲有為也其始必先有所甚難而其終也至於久遠而不廢其成之也難故其敗之也不易其得之也重故其失之也不輕其合之也遲故其散之也不速夫聖人之所為詳於其始者非為其始之不足以成而憂其終之易敗也非為其始之不足以得而憂其終之易失也非為其始之不足以合而憂其終之易散也天下之事如是足以成矣如是足以得矣如是足以合矣而必曰未也又從而

節文之綢繆委曲而為之表飾是以至于今不廢及其後世求速成之功而勸於遲久故其欲成也止於其足以成欲得也止於其足以得欲合也止於其足以合而其甚者則又不能待其足其始不詳其終將不勝弊嗚呼此天下治亂享國長短之所從出歟聖人之始制為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也坐而治政奔走而執事此足以為君臣矣聖人懼其相易而至於相凌也於是為之車服采章以別之朝覲位著以嚴之名非不相聞也而見必以養心非不相信也而入必以籍此所以久而不相易也杖屨以為安飲食以為養此足以為父子矣聖人懼其相襲而至於相怨也於是制為朝夕省問之禮左右佩服之飾族居之為歡而異居以為別合食之為樂而異膳以為尊此所以久而不相襲也生以居於室死以葬於野此足以為夫婦矣聖人懼其相狎而至於相離也於是先之以幣帛重之以媒妁不告於廟而終身以焉妻居於內而君子問其疾此所以為朋友矣聖人懼其相瀆而至於相侮也於是戒其羣居嬉遊之樂而嚴其射鄉食祭

好德錫之福

昔聖人既陳五常之道而病天下不能萬世而常行也故為之大中之教曰賢者無所過愚者無所不及是之謂皇極極之於人也猶方之有矩也猶圓之有規也皆有以繩乎物者也聖人安焉而入乎其

善之心而不得爲善之利也有求中之志而不知求中之道也故又爲之言曰而康而色曰子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聖人之待天下也此其廣也其誘天下之人不忍使之至於罪戾如此其勤且備也天下未有好德之實而自言曰子攸好德聖人以爲是亦有好德之心矣故受而爵祿之天下之爲善而未協于中也則受而教誨之又恐夫民之愚而不我從也故遜其言卑其色以下之如是而不從然後知其終不可以教誨矣故又爲之言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子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且夫其始也恐天下之人有可以至於皇極之道而上之人不誘而教誨之也故曰子攸好德汝則錫之福其終也恐天下之以虛言而取其爵祿也故曰子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蓋聖人之用心憂其始之不幸而懼其終之至於僥倖也故其言如此之詳備夫君子小人不可以一道待也故皇極之中有待小人之道不協于極而猶受之至於待君子之道何其責之深也曰無偏無黨無反無側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而後可以合於皇極然則先王御天下之術蓋用此歟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十四

東坡先生

論

王者不治夷狄

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譬若禽獸然求其大治必至於大亂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春秋書公會戎于潛何休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過於春秋凡春秋之書公書侯書字書名其君得爲諸侯其臣得爲大夫者舉皆齊晉也不然則齊晉之與國也其書州書國書氏書人其君不得爲諸侯其臣不得爲大夫者舉皆秦楚也不然則秦楚之與國也夫齊晉之君所以治其國家擁衛天子而愛養百姓者豈能盡如古法哉蓋亦出於詐力而參之以仁義是亦未能純爲中國也秦楚者亦非獨貪冒無恥肆行而不顧也蓋亦有秉道行義之君焉是秦楚亦未至於純爲夷狄也

洪新

齊晉之君不能純爲中國而春秋之所予者常嚮焉有善則汲汲而書之惟恐其不得聞於後世有過則多方而開赦之惟恐其不得爲君子秦楚之君未至於純爲夷狄而春秋之所不予者常在焉有善則累而後進有惡則略而不錄以爲不足錄也是非獨私於齊晉而偏疾於秦楚也以見中國之不可以一日背而夷狄之不可以一日嚮也其不純者足以寄其褒貶則其純者可知矣故曰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如春秋夫戎者豈特如秦楚之流入於戎狄而已哉然而春秋書之曰公會戎于潛公無所貶而戎爲可會是獨何歟夫戎之不能以會禮會公亦明矣此學者之所以深疑而求其說也故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以戎之不可以化誨懷服也彼其不悍然執兵以與我從事於邊鄙則已幸矣又况知有所謂會者而欲行之是豈不足以深嘉其意乎不然將深責其禮彼將有所不堪而發其憤怒則其禍大矣仲尼深憂之故因其來而書之以會曰若是足矣是將以不治深治之也由是觀之春秋

之疾戎狄者非疾純戎狄也疾夫以中國而流入於戎狄者也

形勢不如德

傳有之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此言形勢之不如德也而吳起亦云在德不在險太史公以為形勢雖彊要以仁義為本儒者之言兵未嘗不以藉其口矣請拾其遺說而備論之凡形勢之說有二有以人為形勢者三代之封諸侯是也天子之所以繫於天下者至微且危也歡然而合合而不去則為君臣其善可得而賞其惡可得而罰其穀米可得而食其功力可得而役使當此之時君臣之勢甚固及其一旦潰然而去去而不返則為寇讎彊者起而見攻智者起而見謀彷徨四顧而不知其所恃當是之時君臣之勢甚危先王知其固之不足恃而危之不可以忽也故大封諸侯錯置親賢以示天下形勢劉頌所謂善為國者任勢而不任人郡縣之察小政理而大勢危諸侯為邦近多違而遠慮因此以人為形勢者也然周之衰也諸侯肆行而莫之禁自平王以下其去亡無幾也是則德衰而人之

形勢不足以救也有以地為形勢者秦漢之建都是也秦之取天下非天下心服而臣之也較之以富搏之以力而猶不服又以詐囚其君虜其將然後僅得之今之臣服而朝貢皆昔之暴骨於原野之子孫也則吾安得泰然而長有之漢之取天下雖不若秦之暴然要之皆不本於仁義也當此之時不大封諸侯則無以答功臣之望諸侯大而京師不安則其勢不得不以關中之固而臨之此雖堯舜湯武亦不能使其德一日而信於天下苟卿所謂合其參者此以地為形勢者也然及其衰也皆以大臣專命危自內起而關中之形勢曾不及施此亦德衰而地之形勢不能救也夫三代秦漢之君慮其後世而為之備患不可謂不至矣然至其亡也常出於其所不慮此豈形勢不如德之明效歟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存則德存德存則無諸侯而安無障塞而固矣

既醉備五福

君子之所以大過人者非以其智能知之彊能行之也以其功興而

民樂與之同勞功成而民樂與之同樂如是而已矣富貴安逸者天下之所同好也然而君子獨享焉享之而安天下以爲當然者何也天下知其所以富貴安逸者凡以庇覆我也貧賤勞苦者天下之所同惡也而小人獨居焉居之而安天下以爲當然者何也天下知其所以貧賤勞苦者凡以生全我也夫然故獨享天下之大利而不憂使天下爲己勞苦而不忤耳聽天下之備聲目視天下之備色而民猶以爲未也相與禱祠而祈祝曰使吾君長有吾國也又相與詠歌而稱頌之被於金石溢於竹帛使其萬世而不忘也嗚呼彼君子者獨何修而得此於民哉豈非始之以至誠中之以不欲速而終之以不懈歟視民如視其身待其至愚者如其至賢者是謂至誠至誠無近效要在於自信而不惑是謂不欲速不欲速則能久久則功成事成則易懈君子濟之以恭是謂不懈行此三者所以得此於民也三代之盛不能加毫末於此矣既醉者成王之詩也其序曰既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而說者以爲是詩也實具五福其詩曰君子萬年壽也介爾景福富也室家之壺康寧也高明有融攸好德也高朗令終考終命也凡言此者非美其有是五福也美其全享是福兼有是樂而天下安之以爲當然也夫詩者不可以言語求而得必將深觀其意焉故其譏刺是人也其言其所爲之惡而言其爵位之尊車服之美而民疾之以見其不堪也君子借老副筭六珈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是也其頌美是人也其言其所爲之善而言其冠佩之華容貌之盛而民安之以見其無愧也緇衣之宜兮敝子又改爲芳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是也故既醉者非徒享是五福而已必將有以致之不然民將眈眈焉疾視而不能平治又安能獨樂乎是以孟子言王道不言其他而獨言民之聞其作樂見其田獵而欣欣者此可謂知本矣

劉愷丁鴻孰賢

君子之爲善非特以適己自便而已其取於人也必度其人之可以與我也其子人也必度其人之可以受於我也我可以取之而其人

不可以與我君子不取我可以子之而其人不可受君子不予既爲
己慮之又爲人謀之取之必可子子之必可受若己爲君子而使人
爲小人是亦去小人無幾耳東漢劉愷諱其弟荆而詔聽之丁鴻亦
以陽狂諱其弟而其友人鮑駿責之以義鴻乃就封其始自以爲義
而行之其終也知其不義而復之以其能復之知其始之所行非詐
也此范氏之所以賢鴻而下愷也其論稱太伯伯夷未始有其諱也
故太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及後世徇其名而昧其致於是詭激之
行興矣若劉愷之徒諱其弟使弟受非服而已受其名不已過乎丁
鴻之心主於忠愛何其終悟而從義也范氏之所賢者固已得之矣
而其未盡者請得畢其說夫先王之制立長所以明宗明宗所以防
亂非有意私其長而沮其少也天子與諸侯皆有太祖其有天下有
一國皆受之太祖而非己之所得專有也天子不敢以其太祖之天
下與人諸侯不敢以其太祖之國與人天下之通義也夫劉愷丁鴻
之國不知二子所自致耶將亦受之其先祖耶受之其先祖而傳之
於所不當立之人雖其弟之親與塗人均耳夫吳太伯伯夷非所以
爲法也太伯將以成周之王業而伯夷將以訓天下之諱而爲是詭
時特異之行皆非所以爲法也今劉愷舉國而諱其弟非獨使弟受
非服之爲過也將以壞先王防亂之法輕其先祖之國而獨爲是非
常之行考之以禮繩之以法而愷之罪大矣然漢世士大夫多以此
爲名者安順相靈之世士皆反道矯情以盜一時之名蓋其弊始於
西漢之世章元成以侯諱其弟而爲世主所賢天下高之故漸以成
俗履常而蹈易者世以爲無能而擯之則丁鴻之復於中道尤可以
深嘉而屢歎也

禮以養人爲本

三代之衰至于今且數千歲豪傑有意之主博學多識之臣不可以
勝數矣然而禮廢樂墜則相與咨嗟發憤而卒於無成者何也是非
其才之不逮學之不至過於論之太詳畏之太甚也夫禮之初緣諸
人情因其所安者而爲之節文凡人情之所安而有節者舉皆禮也

則是禮未始有定論也然而不可以出於人情之所不安則亦未始無定論也執其無定以爲定論則塗之人皆可以爲禮今儒者之論則不然以爲禮者聖人之所獨尊而天下之事最難成者也牽於繁文而拘於小說有毫毛之差則終身以爲不可論明堂者惑於考工呂令之說議郊廟者泥於鄭氏王肅之學紛紛交錯累歲而不使或因而遂罷未嘗有一人果斷而決行之此皆論之太詳而畏之太甚之過也夫禮之大意存乎明天下之分嚴君臣篤父子形孝悌而顯仁義也今不幸去聖人遠有如毫毛不合於三代之法固未害其爲明天下之分也所以嚴君臣篤父子形孝悌而顯仁義者猶在也今使禮廢而不修則君臣不嚴父子不篤孝悌不形仁義不顯反不足重乎昔者西漢之書始於仲舒而至於劉向悼禮樂之不興故其言曰禮以養人爲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然有司請定法令削則削筆則筆而至禮樂則不敢是敢於殺人而不敢於養人也而范曄以爲樂非夔襄而新音代作律謝臯蘇而法令亟易而至於禮獨何難歟夫刑者末也又加以慘毒繁難而天下常以爲急禮者本也又加以和平簡易而天下常以爲緩如此而不治則又從而尤之曰是法未至也則因而急之甚矣人之惑也平居治氣養生宜故而納新其行之甚易其過也無大患然皆難之而不爲悍藥毒石以搏去其疾則皆爲之此天下之公患也嗚呼王者得斯說而通之禮樂之興庶乎有日矣

禮義信足以成德

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愈大則身愈佚而責愈重愈小則身愈勞而責愈輕綦大而至天子綦小而至農夫各有其分不可亂也責重者不可以不逸不逸則無以任天下之重責輕者不可以不勞不勞則無以逸夫責重者二者譬如心之思慮於內而手足之動作步趨於外也是故不耕而食不蠶而衣君子不以爲愧者所職大也自堯舜以來未之有改後世學衰而道弛諸子之智不足以見其大而竊見其小者之一偏以爲有國者皆當惡衣糲食與農並耕而治一人

之身而自爲百工蓋孔子之時則有是說矣夫樊遲親受業於聖人而猶惑於是說是以區區焉欲學稼於孔子孔子知其說之將蔓延於天下也故極言其大而深折其辭以爲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而解者以爲禮義與信足以成德夫樊遲之所爲汲汲於學稼者何也是非以穀食不足而民有苟且之心以慢其上爲憂乎是非以人君獨享其安樂而使民勞苦獨賢爲憂乎是非以人君不身親之則空言不足勸課百姓爲憂乎是三憂者皆世俗之私憂過計也君子以禮治天下之分使尊者習爲尊卑者安爲卑則夫民之慢上者非所憂也君子以義處天下之宜使祿之一國者不自以爲多抱關擊柝者不自以爲寡則夫民之勞苦獨賢者又非所憂也君子以信一天下之惑使作於中者必形於外循其名者必得其實則夫空言不足以勸課者又非所憂也此三者足以成德矣故曰三憂者皆世俗之私憂過計也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十四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十五

東坡先生

論

鄭伯克段于鄆 元年

春秋之所深譏聖人之所哀傷而不忍言者三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而父子之恩絕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而夫婦之道喪鄭伯克段于鄆而兄弟之義亡此三者天下之大戚也夫子傷之而思其所以至此之由故其言尤爲深且遠也且夫蒯聵之得罪於靈公逐之可也逐之而立其子是召亂之道也使輒上之不得從王父之言下之不得從父之令者靈公也故書曰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蒯聵之不去世子者是靈公不得乎逐之之道靈公何以不得乎逐之之道逐之而立其子也魯相公千乘之君而陷於一婦人之手夫子以爲文姜之不足譏而傷乎相公制之不以漸也故書曰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言其禍自公

陳明

作也段之禍生於愛鄭莊公之愛其弟也足以殺之耳孟子曰舜封象於有庠使之源源而來不及以政孰知夫舜之愛其弟之深而鄭莊公賊之也當太叔之據京城取廩延以爲己邑雖舜復生不能全兄弟之好故書曰鄭伯克段于鄆而不曰鄭伯殺其弟段以爲當斯時雖聖人亦殺之而已矣夫婦父子兄弟之親天下之至情也而相殘之禍至如此夫豈一日之故哉穀梁曰克能也能殺也不言殺見段之有徒衆也段不稱弟不稱公子賤段而甚鄭伯也鄆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然則爲鄭伯宜奈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嗚呼以兄弟之親至交兵而戰固親親之道絕已矣矣雖緩追逸賊而其存者幾何故曰於斯時也雖聖人亦殺之而已矣然而聖人固不使至此也公羊傳曰母欲立之已殺之如勿與而已矣而又區區於當國內外之言是何思之不遠也左氏以爲段不弟故不稱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求聖人之意若左氏可以有取焉

鄭伯以璧假許田 桓元年

鄭伯以璧假許田先儒之論多矣而未得其正也先儒皆知夫春秋立法之嚴而不知其甚寬且恕也皆知其譏不義而不知其譏不義之所由起也鄭伯以璧假許田者譏隱而不譏桓也始其謀以周公之許田而易泰山之枋者誰也受泰山之枋而入之者誰也隱既已與人謀而易之又受泰山之枋而入之然則為桓公者不亦難乎夫子知桓公之無以辭於鄭也故譏隱而不譏桓何以言之隱八年書曰鄭伯使宛來歸枋又曰庚寅我入枋云者見魯之果入泰山之枋也則是隱公之罪既成而不可變矣故桓元年書曰鄭伯以璧假許田而已夫許田之入鄭猶枋之入魯也書魯之入枋而不書鄭之入許田是不可以不求其說也鄭伯使宛來歸枋庚寅我入枋見鄭之來歸而魯之入之也鄭伯以璧假許田者見鄭之來請不見魯之與之也見鄭之來請而不見魯之與之者見桓公之無以辭於鄭也嗚呼作而不義使後世無以辭焉則夫子之罪隱深矣夫善觀春秋者觀其意之所嚮而得之故雖夫子之復生而無以易之也公羊曰曷為繫之許近許也諱取周田也穀梁曰假不言以非假也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春秋之所為諱者三為尊者諱敵為親者諱敗為賢者諱過魯親者非敗之為諱而取易之為諱是夫子之私魯也

取郕大鼎于宋 桓二年

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舉三代全盛之法以治僥倖苟且之風而歸之於至正而已矣三代之盛時天子秉至公之義而制諸侯之子奪故勇者無所加乎怯弱者無所畏乎彊匹夫懷璧而千乘之君莫之敢取焉此王道之所由興也周衰諸侯相并而彊有力者制其子奪邾莒滕薛之君惴惴焉保其首領之不暇而齊晉秦楚有吞諸侯之心孔子慨然嘆曰久矣諸侯之恣行也後世將有王者作而不遇焉命也故春秋之法皆所以待後世王者之作而舉行之也鍾鼎龜玉天子之所以分諸侯使諸侯相傳而世守也桓二年取郕大鼎于宋

戊申納于太廟且夫鼎也不幸使齊挈而有之是齊鼎也是百傳而百易未可知也仲尼曰不然是鼎也何爲而在魯之太廟曰取之宋宋安得之曰取之郕故書曰郕鼎郕之得是鼎也得之天子宋以不義取之而又以與魯也後世有王者作舉春秋之法而行之魯將歸之宋宋將歸之郕而後已也昔者子路問孔子所以爲政之先子曰必也正名乎故春秋之法尤謹於正名至於一鼎之微而不敢忽焉聖人之用意蓋深如此夫以區區之魯無故而得器是召天下之爭也楚王求鼎於周王曰周不愛鼎恐天下以器讎楚也鼎入宋而爲宋入魯而爲魯安知夫秦晉齊楚之不動其心哉故書曰郕鼎明魯之不得有以塞天下之爭也穀梁傳曰納者內弗受也以爲周公不受也又曰號從中國名從主人而左氏記臧哀伯之諫愚於公羊有取焉曰器從名地從主人宋始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郕鼎至於地之與人則不然俄而可以爲其有矣善乎斯言吾有取之

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相三年

卷之三

三

白虎通

先

荀卿有言曰春秋善胥命詩非屢盟其心一也敢試論之謹按相三年書齊侯衛侯胥命于蒲說春秋者鈞曰近正所謂近正者以其近古之正也古者相命而信約言而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今二國之君誠信協同約言爲會可謂近古之正者已何以言之春秋之時諸侯競騖爭奪日尋拂違王命糜爛生聚前日之和好後日之戰攻曾何正之尚也觀二國之君胥命于蒲自時厥後不相侵伐豈與夫前日之和好後日之戰攻者班也故聖人於春秋止一書胥命而已荀卿爲之善者取諸此也然則齊也衛也聖人果善之乎曰非善也直譏爾曷譏爾譏其非正也周禮大宗伯掌六禮以諸侯見王爲文乃有春朝夏宗秋覲冬遇時會衆同之法言諸侯非此六禮罔得踰境而出矣不識齊衛之君以春朝相命而出耶以夏宗相命而出耶或以秋覲相命而出耶以冬遇相命而出耶抑以時會相命而出耶衆同相命而出耶非春朝夏宗秋覲冬遇時會衆同而出則私相爲會耳私相爲會匹夫之舉也以匹夫之舉而謂之正其可得乎宜乎聖

人天一王之法而誅之也然而聖人之意豈獨誅齊衛之君而已哉所以正萬世也荀卿不原聖人書經之法而徒信傳者之說以謂春秋善齊命失之遠矣且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諸侯之賢者固亦鮮矣奚待於齊衛之君而善其齊命耶信斯言也則姦人得以勸也未嘗聞聖人作春秋而勸姦人也

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僖八年

甚哉去聖之久遠三傳紛紛之不同而莫或折之也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左氏曰禘而致哀姜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公羊曰夫人何以不氏譏以妾為妻也蓋聘于楚而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也穀梁曰成風也言夫人而不言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詞非正也夫人之我可以不夫人乎 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舉焉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三家之說左氏踈矣夫人與公一體也有曰公曰夫人既葬公以謚配公夫人以謚配氏此其不易之例也蓋有既葬稱謚

蘇十五

四

六百七

先

而不稱夫人者矣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而未有不稱謚而稱人也公羊之說又非人情無以信於後世以齊楚之彊齊能脅魯使其媵女為夫人而楚乃肯安然使其女降為妾哉此甚可怪也且夫成風之為夫人非正也春秋以為非正而不可以廢焉故與之不足之文而已矣方其存也不可以不稱夫人而去其氏及其沒也不可以不稱謚而去其夫人皆所以示不足於成風也況乎禘周公而致用焉則其罪固已不容於貶矣故公羊曰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禘用致夫人非禮也

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 文六年

春秋之文同其所以為文異者君子觀其意之所在而已矣先儒之論閏月不告朔者牽乎猶朝于廟之說而莫能以自解也春秋之所以書猶者二曰如此而猶如此者甚之之詞也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是也曰不如此而猶如此者幸之之詞也不郊猶三望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是也夫子傷周道之殘缺而禮樂文

章之壞也故區區焉掇拾其遺云以爲其全不可得而見矣得見一
二斯可矣故書曰猶朝于廟者傷其不告朔而幸其猶朝于廟也夫
子之時告朔之禮云矣而有餘羊者存焉夫子猶不忍去以志周公
之典則其朝于廟者乃不如餘羊之足存歟公羊傳曰曷爲不言告
朔天無是月也穀梁傳曰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天子不以告朔而
喪事不數也而皆曰猶者可以已也是其以幸之之詞而爲甚之之
詞宜其爲此異端之說也且夫天子諸侯之所爲告朔聽政者以爲
爲天歟爲民歟天無是月而民無是月歟彼其孝子之心不欲因閏
月以廢喪紀而人君乃欲假此以廢政事歟夫周禮樂之衰豈一日
之故有人焉開其端而莫之禁故其漸遂至於掃地而不可救文十
六年夏六月公四不視朔公羊傳曰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
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故夫有疾而不視朔者無疾而不視朔之
原也閏月而不告朔者常月而不告朔之端也聖人憂焉故謹而書
之所以記禮之所由廢也左氏傳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
生民之道於是乎在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爲民而杜預以爲雖
朝于廟則如勿朝以釋經之所書猶之意是亦曲而不通矣

用郊 成十七年

先儒之論或曰魯郊僭也春秋譏焉非也魯郊僭也而春秋之所譏
者當其罪也賜魯以天子之禮樂者成王也受天子之禮樂者伯禽
也春秋之譏魯郊也上則譏成王次則譏伯禽成王伯禽不見於春
秋而夫子無所致其譏也無所致其譏而不譏者春秋之所以求信
於天下也夫以魯而僭天子之郊其罪惡如此之著也夫子以爲無
所致其譏而不譏焉則其譏之者固天下之所用而信之也郊之書
於春秋者其類有三書卜郊不從乃免牲者譏卜常祀而不譏郊也
鼯鼠食郊牛角郊牛之口傷改卜牛者譏養牲之不謹而不譏郊也
書四月五月九月郊者譏郊之不時而不譏郊也非卜常祀非養牲
之不謹非郊之不時則不書不書則不譏也禘于太廟者爲致夫人
而書也有事于太廟者爲仲遂卒而書也春秋之書郊者猶此而已

故曰不譏郊也郊祀者先王之大典而夫子不得見之於周也故因魯之所有天子之禮樂而記郊之變焉耳成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公羊傳曰用者不宜用者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穀梁傳曰夏之始猶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且夫郊未有至九月者也曰用者著其不時之甚也杜預以爲用郊從史文或說用然後郊者皆無取焉

會于澶淵宋災故 襄三十年

春秋之時忠信之道缺大國無厭而小國屢叛朝戰而夕盟朝盟而夕會夫子蓋厭之矣觀周之盛時大宗伯所制朝覲會同之禮各有遠近之差遠不至於踈而相忘近不至於數而相瀆春秋之際何其亂也故曰春秋之盟無信盟也春秋之會無義會也雖然紛紛者天下皆是也夫子將譏之而以爲不可以勝譏之也故擇其甚者而譏焉相二年會于稷以成宋亂襄三十年會于澶淵宋災故皆以深譏而切責之也春秋之書會多矣書其所會而不書其所以會書其所

卷之三十一

六

六十三

景

以會相之稷襄之澶淵而已矣宋督之亂諸侯將討之相公平之不義孰甚焉宋之災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其財既而無歸不信孰甚焉非不義不信之甚春秋之譏不至於此也左氏之論得其正矣皆諸侯之大夫而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不書魯大夫諱之也且夫見鄰國之災匍匐而救之者仁人君子之心也旣言而忘之旣約而背之委巷小人之事也故書其始之爲君子仁人之心而後可以見後之爲委巷小人之事春秋之意蓋明白如此而公羊傳曰會未有言其所爲者此言其所爲何錄伯姬也且春秋爲女子之不得其所而死區區焉爲人之死錄之是何夫子之志不廣也穀梁曰不言災故則無以見其爲善澶淵之會中國不侵夷狄夷狄不入中國無侵伐八年善之也晉趙武楚屈建之力也如穀梁之說宋之盟可謂善矣其不曰息兵故何也嗚呼左氏得其正矣

黑肱以濫來奔 昭三十一年

諸侯之義守先君之封土而不敢有失也守天子之疆界而不敢有

過也故夫以力而相奪以兵而相侵者春秋之所謂暴君也侵之雖不以兵奪之雖不以力而得之不義者春秋之所謂汙君也鄭伯以璧假許田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此諸侯之以不義而取魯田者也邾庶其以漆間丘來奔莒牟夷以防茲來奔黑肱以魯以不義而取諸侯之田皆不容於春秋者也夫子之於庶其牟夷黑肱也責之薄而於魯也罪之深彼其竊邑叛君爲穿窬之事而人屠沽且羞言之而安足以重辱君子之譏哉夫魯周公之後守天子之東藩招聚小國叛亡之臣與之爲盜竊之事孔子悲傷而悼痛之故於三叛之人具文直書而無隱諱之詞蓋其罪魯之深也先儒之說區區於叛人之過惡其論固已狹矣且夫春秋豈爲穿窬盜竊之人而作哉使天下之諸侯皆莫肯容夫如此之人而穿窬盜竊之事將不禁而自絕此春秋之所以用意於其本也左氏曰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彰書齊豹盜三叛人名而公羊之說最爲踈謬以爲

叔術之後而通濫於天下故不繫黑肱於邾嗚呼誰謂孔子而賢叔術耶蓋嘗論之黑肱之不繫邾也意其若藥盈之不繫于晉歟藥盈既奔齊而還入曲沃以叛故書曰藥盈入于晉黑肱或者既絕于邾而歸竊兵邑以叛歟當時之簡牘既亡其詳不可得而聞矣然以類而求之或亦然歟穀梁曰不言邾別乎邾也不言濫子非天子之所封也此尤迂闊而不可用矣

春秋變周之文 何休解

三家之傳迂誕竒怪之說公羊爲多而何休又從而附成之後之言春秋者黜周王魯之學與夫讖緯之書者皆祖公羊公羊無明文何休因其近似而附成之愚以爲何休公羊之罪人也凡所謂春秋變周之文從商之質者皆出於何氏愚未嘗觀焉滕侯薛侯來朝齊侯使其弟年來聘何休曰質家親親故先滕侯而加錄齊侯之母弟且夫親親者周道也先宗盟而後異姓者周制也鄭忽出奔衛公羊傳曰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詞無所貶何休曰商爵三等春秋變

周五等之爵而從焉記曰諸侯失地名而文十二年邲伯來奔公羊亦曰何以不名兄弟詞也忽之出奔其爲失國豈不甚明而春秋獨無貶哉雖然公羊何爲而爲此說也春秋未踰年之君皆稱子而忽獨不然此公羊之所以爲此說也且春秋之書夫豈一槩衛宣未葬而嗣子稱侯以出會書曰及宋公衛侯燕人戰鄭忽外之無援內之無黨一夫作難奔走無告鄭人賤之故赴以名書曰鄭忽出奔衛衛侯未踰年之君也鄭忽亦未踰年之君也因其自侯而侯之因其自名而名之皆所以變常而示譏也且夫以例而求春秋者是愚儒之事也孔子行夏之時乘商之輅服周之冕又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由此觀之夫子皆有取於三代而周居多焉況乎採周公之集以作春秋而曰變周之文者吾不信也

三蘇先生文粹卷第十五



